

舜水遺書

一
函
十二冊

舜水文集卷六

明餘姚朱之瑜撰

書三

與本多重昭

瑜也草茅寒士飯土簋歎土鏹乃其宜也況乎遭天不造去國萬里不能雪恥殘
除徒冀因人成事夙夜愧恥何以爲心至於祖宗墳墓兄弟妻孥全毀存亡均之
力不可及憂惶永歎如坐針氈是故羹藜衣敝不敢以古制自豐而下愚無知謂
爲吝嗇騰之謗譏區區此心豈求此輩知之近乃深蒙愛厚種種難以名言鰥生
當此實爲逾分十四日承命使臣賫貺白玉卮柄菜玉臺盤壹座水晶盃壹擎瑜
也聞言悚惕啟櫝驚慚璀璨精華必非韋布之器玉杯象箸豈與葵藿爲羣再三
固辭使臣堅執不允不得已覲顏勉強留靜念猶然忸怩惟願邦伯臺下翦茅斲桷
恐四境猶有風雨不蔽之民玉食錦衣保閭閻能無半菽不飽之子古之賢君莫
不以如傷之心著勳業於天壤垂聲譽於無窮儻臺下能宏此遠圖瑜雖飯糗茹

草亦附青雲而不朽矣不盡謝悰統容面布

與鍋島直能

春日遲遲倉庚載道人歌去思鳥飛紅杏均足樂也僕不能親挹韶光共賡折柳乃更端使遠存錫以多儀感媿益深切矣去冬承命以下川三省見委此子溫厚淳謹僕望其大有所成此爲下僚之子而臺下能知其可教卽閭閻無遁情矣是臺下之明也其父力薄不能教其子而臺下事事爲之經營且使其俯仰無虞得以專志於學是臺下之仁也世誠不乏英才但未有仁明之君如臺下者故多棄之泥塗之中耳夫賢才固君國之重寶而世之諸侯守相金錢溢於府庫幣帛腐於封樁或者耽悅玩好或者馳意聲色狗馬至於培植人材則不肯落其一毛臺下如此舉動固一世之豪也僕月夕以此勗勵三省且臺下今日身自樹之異月身自食之固非無益特世人無此遠見耳時下以僕有水戶上公之議過於矜愼欲呼令歸國又云欲先携往江左並無翰札但憑使臣口傳僕不敢遵奉若果有此意亦未爲計之得也臺下不知僕之不肖而遣此子遠來就學旣已誤始之便

當誤終之今日何所見而去云先若至江戶侯僕此萬萬必無之理是欲其入而先拒之門也水戶上公以至公無私之盛舉而三省又舊冬來學之弟子即使善怒不怒虛舟之觸況上公之賢明聞於通國耶種樹而搖其根搔其膚非不愛其樹然非所以生樹之道也惟高臺始終玉成之前者三省爲臺下之私人既奉臺命而執質於僕則僕與臺下共之矣僕撫之如慈母而督之如嚴父在三之誼僕有其二而臺下有其一固未始有所輕重也僕生平一無他長祇此好善惡惡之心切於肺腑故明末不肯仕進端爲此耳惟高明炤察書不盡言外具十條於別幅就煩來使面稟更有壹條不敢輕易唐突已口授使臣必能上達也賤疇忝急不次不莊統惟原亮

與鍋島直能

春間自水戶回以久不奉言笑亟思一候芝眉且仲春比屋之災回祿及於貴邸亦當爲之慰藉奈此時賤體病劇而諸務又勞集必不能遠道修候且台駕就國亦不能造邸送別至今爲快每每與人見友元兄言誦而已七夕前盛使遙臨捧

讀翰教知旌旄於前月初五日莅鎮途間車馬舟橋調良穩泛三省亦附驥平安
深慰遠懷且承佳貺實然甚愧無功而受然遠惠不敢却不得不腆顏登拜謝謝
舊日三省來學荒齋愚未知爲台臺之僕恐辜台臺之託未免過督以招尤若早
知其詳務爲寬縱愚亦不致勞神弟子又多適意彼此豈不甚便今悔之無及已
雖曰仕於家者爲僕然終與僕隸下人有間也千里神馳憑緘瞻瀝不盡願言統
惟崇炤

與鍋島直能

某罹中原大故適貴國以求全私謂貴國幅員廣大物產富饒必有賢明之君必
有好義之主古道鑑衡必將庇佑是以不謀家人婦子子身長往適當嚴禁通播
去來昨年果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雖稔聞老先生大人閣下勵學自修上達下
問以先王之道齊其俗以堯舜之性善其身德業欲崇於秦嶽猶且求益於土壤
聞望旣輝於素舒尙復資明於爚火儼然使命曲致慇懃蓬戶燦裘蹄之光陋巷
詡干旄之賁却回懼冒不恭之罪登拜實懷無功之羞風土旣殊禮宜或異雖切

樞趨之意難專傾慕之誠先達荒緘已同神速率泐附謝統冀鑒涵

與大村純長

憶昔初識荊州於今十四年自至東武十一年間僅得一瞻芝宇耳其餘皆想像思懷而已今已當大歸之際欲俟臺下入都趨貴邸申契闊或不致臨事忽忽也乃以積疴未痊眩暈仍作寒熱往來未能如所願慮去秋通國多罹水患西土亦致災荒未諗貴治得稍優饒若亦不免於此則萬民嗷嗷皆有藉於含哺而仰沫此政仁人君子焦心疾首曰處不遑寧息之勢亦政盤根錯節大展生平才學之時道遠音希未知端委公務之餘幸稍稍教示之外具江珧柱十枚將意深慚輒竊惟希鑒存不宣

答加藤明友

竟日厚擾歎曲綢繆石磴扶筇陟阿觀海轟鉤澎湃蕩滌心胸日夕披襟對此足以瀝納百川尙何有紛紛未定得以干我神思誠哉其爲萬里流也下問數條如食之有菽粟衣之有布帛民生日用不可一日廢者所望力獎常軸實實舉行勿

徒僅託空言而已然世人喜好不同或愛聯綴櫛葉採茹草實則亦無如之何矣若以貴國爲編小爲東夷謙讓不遑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之尙有餘裕昔者滕壤編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學士大夫至今猶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爲後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風物禮義爲歛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歛焉惟期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斷髮文身侏離椎結以禦蛟龍魑魅者也僕荒陋不足數然自漢以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舉凡亘古聖帝明王之都賢哲接踵比肩之鄉亦拱手縮胸而遜讓之矣願在作人者何如耳豈以地哉

二

伏以履端之慶增長埒於春陽駢祉之臻榮茂萋乎卉木燕喜通夫一國雀躍先於遠人恭惟老先生閣下武文全畧知勇奇才天錫以穎異之資偏能好問而好

察世載其高滿之位最勤下士以下人政治神治三謨講讀窮搜二酉親賢如渴
未必謀之父兄百官見善沛然卽今已爲出類拔萃聖賢亦猶人耳堯舜奚不可
爲之瑜所以企望良深晤言獨切者也初二日旌節賁臨卽圖瞻對緣耳目孤陋
聞知已爲後期旅寓迂迴奔馳遂爾難及適遇鎮公燕會不敢坐候回車訛傳次
日星旋不能伏謁行旆鄙懷快快不知何日重瞻臺範也後承命召卽刻整冠而
趨忽聞國事相催前旛已發又復中道而歸及林道榮至謂閣下垂注無已延佇
再三誤聞返舍之言方決升輿之計復令道榮申意懇欵慙慙是閣下之自處有
禮矣益令瑜趑趄悵惘無地自容也竊惟曳裾侯王之門侯伺公卿之府誠非素
士之禮至如閣下僚周公之風吐握見士慕蕭王之德坦易延賓瑜三造於庭未
嘗少留鈴閣之下是閣下之令行而教素也是從官之循理而共上也如是而不
可見瑜將以貧賤驕人乎貧賤驕人又豈得爲禮之至當乎況貴國未知士大夫
相見之禮而閣下爲之嚆矢瑜當共成其美同底大道而反以偃蹇開罪於執事
則淺薄固陋過於段干申泄矣所以惶悚跼蹐不少自安卽欲修候謝罪又以初

五日小修先人之祀悲傷致病嘔血不已更復稽延數日罪甚統容面日荆請特恐寓居遼遠仍蹈前轍是欲補過而益之戾矣奈何率泐端希統希鑒涵外拙稿壹篇謹錄呈覽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

恭惟老先生閣下福祉駢繁融和慶衍違顏三月又忽逾年懷念高深戀慕誠切獻歲以來傳聞意樂優遊謝事得請者雖急流勇退雅人高致然臺下尙非懸車之年何忍使萬戶皇皇也於自計誠得矣於十三年撫育舊恩或無少恕乎望月書致島田公并筭諭諸通事如聞水戶上公以姬旦之尊欲興庠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不顯於後昆增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深竟以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荒體迂性拙榕栢之材何堪爲人作楹礎之用傍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遂巡忸怩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道之首務貴國六十六州羣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以及成德小子民間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

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謏劣何足以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餽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以多寡爲慮惟通事爲將命之要人諸事必不能盡於筆談單詞隻語均須傳達禮度進退亦藉週旋欲得其人恐難其選僕絲毫不敢與聞惟飭治耒耜恭聽期會耳四字更祈珍重率泓附復不盡願言統惟炤鑒

與長崎鎮巡島田守政

伏承雅愛遠逾恒等萬萬週全縝密婉欵和怡銘刻之私莫可言喻別後就道小倉已經報聞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疴連日伏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際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是皆老先生臺下揄揚大過誤信先容不然樸櫟遠人操何道而能得此於尊貴也謝何可旣瀕行點撥獲行聞差通事何可候僕以其年少私心不盡然之及至中途乃能回體上心事事周慎凡道路險易陟嶺涉川莫不遣人先期而辨儼然若曾經歷之者使僕得安意而至東武皆其力也及見各衙門將命之後莫不歡然

稱獎毫無缺事饒有餘才固知臺下知人之明用人之當也敬服敬服報命之餘幸借鼎言一爲慰藉上公奉巡部期迫僕或者未必隨行會晤非遙統容面佈草率不盡惟希崇炤不宣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

修途邂逅得接旌麾傳舍起居深叨謦欬冀竭駑鈍以奉明教可無負雅意耳量地計時於今已當榮任上下鼓舞之情童叟歡抃之態誠可以臆料而逾度也僕別後於十一日抵江戶途中服暑抱疴數日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謙恭好士意摯言溫誠爲過望復聞上公明哲仁恕好學自修僕虛聲推魯對之誠爲削色未知臺下復何以教我使得補苴而無過也日切翹首西望矣公務燕閑或得一錫好音乎茲因譯者何可候事竣報命荒穢附候率泐不莊惟祈炤鑒

答明石源助

遠辱書問自應作答蓋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禮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則亦何以異於市井負販百工伎術之徒哉是以君子慎之禮三摯三

介而後相見不然則已褻三揖三讓而後升不然則已逼古之君子豈好爲煩瑣而不近於事情緣禮不可瀆耳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情文卽不能備然而不敢隕越者徒以禮爲之防也不佞總角時恒見先人與士大夫相接冠裳濟濟言論丰采進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時太平氣象致足尙也其後士大夫好爲脫畧而惡言禮以爲厭物以爲王道所謂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絕之辭耳未能二十年而國已淪亡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以爲古氣以爲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崑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今紛紛未有所底可見禮也者不特爲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爲國家之楨幹在國家爲國家之幹在一身爲一身之幹未可蔑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知禮之國當藉君卿大夫愛惜存全之未知禮之國當賴明哲賢豪講求而作興之以登進於有禮不然其何以自異於椎結箕踞雕題鑿齒之屬哉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初非苛禮多儀之謂也然講求而作興非博覽旁搜寤寐孜孜焉不可得已故學問之道爲貴也來諭欲絕今而學古懼其死於

茅茨之下恐無了期恐之誠是也懼之誠是也若實實如此氣亦奮而志亦苦矣誠可嘉尙書曰學古有獲志曰惜前經而不恥語當世而解頤是言不知古之可恥也可恥則宜恐宜懼矣氣恒奮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何脚跟之不能立定而聖賢之不可幾及哉最喫緊者無如我亦秉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語誠知其在我則亦何必他求若使饘於斯粥於斯歌於斯哭於斯則亦世俗之民爾已非所貴乎豪傑之士也夫千人之中萬人之中翹翹特拔謂之豪傑混混然隨波逐流同聲附和謂之鄉人二者惟足下擇而安焉爾前書却回後書不答足下既不尤人復能痛自刻責書辭又質實不潤非繇此一念而充之無已則子路可希堯舜可爲豈斯文之不可與而懼其始終見絕於先生誨人不倦不佞竊嘗奉教於君子足下不自絕於長者長者何爲而絕足下哉且貴國初知向方不佞雖閉門却掃乎然獎進之意多責備之意少故昨暮發書今早欣然作答非謂足下之盡出於禮也亦喜其誠耳柳川安東省庵者眞貴國豪傑之士學行俱超超足尙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產一邦猶未之知見耶友一國之善士其謂之何儻有

晤言之日當畧陳其梗槩也草率附復不盡

答佐野回翁

辱惠書問遂如素交風土不同語言難曉誠所患矣破窻不禦氣寒敝廬不蔽風雨使令不供百具不足貧士之宜然無足怪者惟父母墳墓荒蕪未知爲何人牧馬之地胞兄戚友在遠未知爲何人魚肉之資不得不魂夢爲傷耳其他更有痛心疾首之事初交未便深言台臺爲加賀公推許僑寓其州雖北堂在遠幸有尊闔賢郎代供甘旨未足興流離之歎以僕方之不啻天淵也來問朱王之異不當決於後人之臆斷寒暖之向背卽當以孔子斷之生知之資自文王周公而後惟孔子顏淵而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他如學而不厭下學上達不一而足其於顏淵也不稱其聞一知十而承道其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是可見矣朱子道問學格物致知於聖人未有所戾王文成卽有高才何得輕詆之不過沿陸象山之習氣耳王文成固染於佛氏其欲排朱子而無可排也故舉其格物窮理以爲訾議

爾已愚謂此當爭其本源不當爭其末流孟子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尙曰不同道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德教相似治效相方猶且不相悅此豈有所是非耶孔子之道宜可萬世無弊已何以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分處諸侯之國遂有異同子夏之教行於西河一再傳而遂有吳起莊周之禍豈孔子之道非耶若使從其善者改其不善者闕其疑而輒就者三人行尙有我師若愚不肖必不可化陳子禽叔孫武叔尙毀孔子二人固及門之徒也又何有於考亭耶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炤鳴鷄相聞其擒宸濠平峒蠻功烈誠有可嘉官大司馬封新建伯後厄於張璁桂萼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故託之於講學若不立異不足以表見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僞學爲累耶愚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是故古今人惟無私而後可以觀天下之理無所爲而爲而後可以爲天下之法今貴國紛紛於其末流而急於標榜愚誠未見其是也又何論朱與王哉蠡測如斯僅塞來問未知有當於采擇否也連日積念日不得息夜不得眠率復不次統希崇炤

答矢野保庵

向緣旅邸密邇幸得時親譬欬一旦契闊遂增室邇人遠之歎前所下問久未奉復刻下又當有水戶之行無容更爲遲微僕荒陋無似何足以知爲學之道然竊嘗聞之於師矣爲學非難立志爲難志旣堅定則寒暑晦明貧富夷險升沈通塞均不足以奪之矣如此而學有不成者乎然學者所以祈進者也所以基大者也而自以爲進者恒退自以爲大者并其小而失之足下進寸退尺學小遺大卽此歇然不自滿之念眞善爲學也善立志也由此擴而充之盈科放海充實光輝均莫得而禦之矣氣拘欲蔽屢接未嘗見希漸卽或有之亦正須爲學以恢弘開闢之耳至于斷髮從俗晦跡醫術此國俗之所爲無害于學無損於志足下旣有志斯學夫孰得而奪之哉惟望卓然自立奮焉獨往萬勿隨人步趨也冗次奉復遲慢爲罪

答桐山知幾

前因射策解偶作數字與劉陳二兄謂學問之事不可以璞爲璞且此等事唐人

來此其中鹵莽者多有之不獨來此無學無識之人卽名公卽刊本其用事註釋亦時有此病未可枚舉也故不肖於古文子史中註解時有批抹者此惟可與知者道耳與庸人言無不抵掌而笑接來諭知頗有意向學不獨文藝卽言論丰采原自恂恂可愛儻能肆志於學何有底止但學須內求不在貌取近世之人多貌取以炫世已爾非有真能實實求進於學者也趨庭疎棄何敢造次大儒之譽非所敢承漢世學業近古稱大儒者惟董仲舒一人其餘若賈太傅司馬龍門劉向揚雄之徒博雅閎肆典奧淵深至矣極矣而俱有疵焉豈非以大儒者學與德兼焉者瑜則何敢當況以避難來此貿貿往來人品污下所不必言書理荒疎極爲謬戾祇爲貴國非笑而爲大明損棄聲實耳來紙二幅不敢違臺意謹書上非謂能書也

答大和杏庵

芟夷群兇張大鴻業豈非至願然足下之所言者末也儻正學行於世則羣邪自銷自沮不待芟而自闕不必張而自大矣今幸貴國王公大人之持世者十九不